

筆記小說大觀
卷集

明徐應秋輯

玉芝堂談薈

第七冊

進步書局校印



玉芝堂談薈卷十四

姑蔑徐應秋君義父輯

古今火灾水災

古今火灾之甚。左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四國皆火為特異。至漢安帝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人。二年又失火燒殺五百八十四人。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孫皓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燒萬家死者七百人。晉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元帝永昌二年三月，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安帝隆安二年廣州大火死者萬餘人。九年京師大火燒數千家。梁普通二年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餘間。東魏武定五年八月廣昌郡火燒數千家。唐廣德元年十二月辛卯鄂州大風火發江中焚舟三千艘延及岸上居民二千餘家死者數千人。貞元元年江陵度支院火焚江東租賦百餘萬。永貞二年洪州火燒民舍萬七千家。開成四年揚州火燔數千家。宋建隆三年二月安州火燔民舍五百區。八月衡州火燔民舍數千餘區。開寶七年九月亳州永城縣火燔民舍一千八十餘區。八年四月洋州火燔民舍州廨千七百區。亳

州永城火燔軍營民舍千九百八十區死者九百人淳化三年蔡州火燔民舍官舍三千餘區天聖七年六月火燔玉清昭應宮三千六百一十楹寶元三年六月丁丑益州火焚戶舍三千餘區嘉祐三年正月溫州火燔屋萬四十間死者五千人治平四年十二月睦親寶火焚九百餘間熙寧七年九月壬子王司火焚千八十楹元豐元年八月□州火焚官舍千三百四十六區軍衣一萬餘襲穀帛軍器百五十萬四年六月衡州火燒官舍民居七千一百楹政和八年掖庭火焚五千餘間紹興二年臨安火燔一萬數千家四年正月六年二月行都屢大俱燔數千家十二月大火燔萬家十年十一月溫州火燔十餘家十一年九月建康火燔三千餘家民廬舍三千餘家乾道九年九月台州火燔七千餘家淳熙四年十一月鄂州南市火燔千家七年二月河市火燔數千家十二年十月郢州大火燔民居萬餘家十四年六月行都火延七百餘家五月成都火燔民舍萬家紹熙二年四月徽州火燔州治官舍十九所五百二十餘區延民居一千五百家三年十二月郢州火燔民居八百家正月行都火燔民居五百家慶元三年五月全州火焚一千三百餘區六年八月徽州火燔民舍八百家嘉泰元年三月戊寅行都火至於四月辛巳燔臺寺院局軍壘民居五

萬八千九十七家。灼死者五十九人。踐死者不可勝計。四年三月行都火燔三千七
十餘家。八月鄂州外南市火燔民舍五百餘家。嘉定二年九月吉州火燔五百餘家。
瀘州火延及民廬一千餘家。十年四月福州火燔千餘家。五月和州火燔二十家。又
古今水災之甚者。漢高后二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
洛流千六百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
流萬餘家。漢文后元三年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十餘所。殺三百人。武帝
太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伊沁同溢流四千九百家。沒殺稼千三百六十餘頃。晉武
咸寧二年。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太康二年六月泰山大水流三百餘家。殺
一千餘人。唐開元八年夏契丹寇營州。關卒援之。山水暴泛萬餘人。咸溺死。元文宗
至順元年閏七月。平江嘉興湖州松江四路一州大水壞民田三萬六千六百餘頃。
被災者四十萬五千五百戶。國朝隆慶三年。台州颶母大作。海潮汎漲溺死人民
三萬餘口。衝決田地十五萬餘畝。被災者四十萬五千五百餘戶。其餘不能縷悉也。

漫衍角觴

西域傳上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觴之戲。

以觀視之。又張騫傳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烏卵及翠軒眩人獻於漢。註眩幻也。如今吞刀吐火植爪種樹屠人截馬之術安帝永寧中禪國遣使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鹽鐵論言漢代百戲之目曰唐綿追人奇蟲胡妲唐綿今高竿追人今截割人易牛馬首奇蟲即魚龍戲也後漢天子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翳目而成化為黃龍長八大遊戲揮耀日光以兩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切肩而不傾如是總名百戲江左有高組紫鹿跂行鱉食齊王捲衣笑亂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戲背負靈嶽桂樹白雲畫地成川之枝後魏道武造五兵角觴麒麟鳳凰仙人長蛇白象白虎及諸異獸魚龍辟邪鹿馬仙人車高組百尺長趨幢跳丸以備百戲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後周宣帝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之伎陳於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隋煬帝大業二年欲夸四夷招迎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正月萬國來朝於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赴棚夾路縱觀伎人衣錦綉縉體歌者為婦人服鳴環珮飾以花鬢殆三萬人六年於天津街盛陳百戲凡

有伎藝無不招萃珠翠錦罽費鉅億萬金石匏革聞數十里外彈絲擣管萬八千人列炬光燭天地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事又為登高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盆器各於掌上而跳弄之二人戴竿其上舞忽騰透而換千變萬化曠古莫傳唐高宗時天竺獻伎自斷手足剗剔腸胃至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極銛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及以歷臉中又于背上吹簫簾之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而轉無已又漢有僮末伎衡狹戲透劍門戲卷簾席以矛挿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之張衡所謂衡狹燕濯胸突鋒鎌也又有盤舞杯盤舞梁有長橋伎跳鈴伎躡倒伎跳劍伎舞輪伎透三峽伎高絇伎梁有獮猴幢鼓緣竿伎唐明皇時每賜宴設酺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橦走索丸劍角觝戲馬鬪鷄石虎鄴中記虎正會殿前作樂高絇龍魚鳳凰安息五按之屬莫不畢備又梁時三朝大會有刺長迎華橦伎青綺橦伎一繖華橦伎雷橦伎金輪橦伎白虎僮伎獮猴橦伎琢木僮伎案橦呪願伎則即漢所謂都盧尋橦今之所謂上竿也宋有藏挾雜旋弄槍鏑瓶疑劍透劍尋橦諸戲又有九頭獅子益錢跳丸吞刀吐火之技由此觀之幻戲之來久矣拾遺記載申毒國人尾羅有道術於指端出浮屠一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絕倫列幢蓋鼓舞繞塔

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又於指上吹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一二寸俄八九尺風至雲起以一手揮之龍虎復入耳中又張口而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鴻鷀直入口內更張口則羽蓋鷀鵠相隨從口而出述異記南陸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裏綴金玉羽毛為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為犀象獅子龍蛇之狀或變為虎兕或口吐人於掌中備百戲之樂展轉屈曲於指間見人形或長數分或長數寸俗謂之婆侯伎則扶婁之派也太平廣記載陽羨許彥千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脚痛求寄鵝籠中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彥負籠息樹下書生云欲為君薄設乃於口中吐一銅盆奩子具諸珍饌氣味方美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自隨欲暫邀之又於口中吐一女子衣服綺麗容貌絕倫共彥晏飲俄書生醉臥此女子謂彥雖與書生結好竊將一男子同來書生既眠暫喚之願君勿言又於中口吐一男子明穎可愛與彥敘寒溫書生卧欲覺女子吐一錦帳與書生共眠男子復謂彥曰此女子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將女子同行口中又吐一女子謔酌調戲良久聞書生動聲取所吐女子還納口中女子乃出謂彥曰書生

欲起。吞向男子。書生起曰。暫眠且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已晚。便與君別。復吞此女子諸銅器。悉納口中而去。玄怪錄隋開皇中。廣都侯適至劍門。見四廣石大如斗。收藏書籠中。皆化為金。因市美妾十餘。大開第宅。置良田別墅。後乘春出游。數伎隨行。忽有老翁載負大笈。坐於席末。引滿嘻笑曰。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吾比來求償耳。盡取適妾十餘人。投之笈中。亦不覺。笈中之寃。須臾失所在。後適家日貧。十餘年却歸蜀。至劍門。又見前老翁。攜所將之妾游行。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竟不能測。說海唐貞元中。楊州有丐者。自稱媚兒。懷中出琉璃瓶。可受半升。表裡通明。瓶項如葷管。人與之百錢。投之。瑩然有聲。見瓶間如粟。好事者以驢馬與之。入瓶如蠅。行動如故。俄有度支綱至。凡數十車。綱主戲曰。爾能令車入瓶乎。曰可。乃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躍身入瓶。綱主大驚。破瓶一無所有矣。又張定有道術。常提一水瓶。至庭中。禹步繞三匝。乃傾於庭內。見人無數。長六七寸。官僚將吏。士女喧闐。滿庭局筵隊仗。音樂百戲。樓閣車棚。無不精審。如此一日。至夕。復側瓶於庭。人物車馬。千群萬隊。還迤俱入瓶中。取視無一物。每見圖畫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真無異。僧圓山稼生。名自忍。

少販茶入天姥山遇神仙授變化隱形之術。又曉搬運法。分杯結霧化竹釣鯔。無所不工。杖頭三葫蘆。大如杯。一日醉後謂衆曰。某有奇術。請為諸君設之。遂解下三葫蘆。用五彩繩三尺擊之。絇於席端。按亥卯未三方。指南邊者曰。此天界。指左者。此地界。右者。此人界。衆聚觀之。洞無一物。口喃喃胡呪數十語。第三葫蘆陡然震動。見人馬無數。皆長二三十寸。官僚將吏。老少士女。隊伏音樂。提攜負戴。從繩上行。踵接肩摩。毛髮分明。細若刻鏤。趨赴於第二葫蘆生口中。仍誦呪。但聞鏘鏘銅鐵聲。鬼嘯非常。須臾牛頭馬面。獄卒夜叉。種種變相。入第一葫蘆中。又復誦呪。如初。則忽湧出天人玉女。珠旛寶蓋。玉皇香案在前。其後擁出諸佛菩薩。帝釋龍神。莊嚴具足。却走進第三葫蘆中。諸頂蓋一時俱下。寂然無聲。視之都無所有矣。嘉靖間。妖僧李福達。一日至蘇州。欲稅空宅。徧閱數處。輒嫌湫隘。後看一大宅。從容袖中出小石函。縱橫不數寸。凡衣服飲食牀褥卧具。屏幃几席。金甕一切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又於函中挈出婦人男子。凡數輩。皆其妾媵。又有十餘小兒。皆衣五彩。將行還挈諸人並器玩一一納石函中。仍函而去。

夜火食人八十萬

齊諧志怪之書所載奇詭變幻可駭可詫事蓋更僕未易舉半皆荒謬誕妄不足深信。摘其尤異者數條以供談麈博異傳前進士薛淳元和中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會不在惟聞庫西黑室中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鬚髮不剪如雪狀貌可恐淳乃呼其侶曰異哉病僧。僧怒曰何異耶少年子要聞異乎。病僧畧為言之淳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數十圍而其中空心僧因退下窺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數里遙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膊被髮而走其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對曰何也云後有人覓但云不見恩至極矣須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之衣備弓劍之器奔跳如電每步可二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緋裙人否僧曰不見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飛天夜叉也其黨數千相繼諸天傷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擒戮惟此乃尤者也未獲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於天師勿庇之僧乃具言須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觀之天使下馬入木窺之却上馬騰空

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已來見木上一緋點走出人馬逐之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
沒於空碧中久之雨三數十點血意已為中矢矣此可以為異少年以病僧為異無
乃陋乎記聞咸陽縣尉李洋有甥勇而頑常對客自言不懼神鬼言甚誇誕忽所居
南牆有面出馬赤色大尺餘趺鼻拗目鋒牙利口殊可憎惡甥大怒拳毆之應手而
滅俄又見於西壁其色白又見東壁其色青狀皆如前拳擊亦滅後黑面見於北牆
貌益恐人其大則倍甥滋怒擊數拳不去拔刀刺之乃中面而去牆來掩甥手推之
不能去黑面遂合於甥面色如漆甥仆地死及殯殮其色終不改靈鬼志河南姚元
起居近山林舉家恆入野耕種惟有七歲女守屋而漸消瘦父母問女女云常有一
人長丈餘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號高天大將軍來輒見吞逕出下部如此數過
云慎勿道我道我當長留腹中闔門駭惋遂移避祥異記周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
揚州之西兄弟數人俱好學嘗一夜講授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忽聞窗外格格聲
久而不已濟川於窗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於庭中四向趨走始則大手俄而擺臂
格格者骨節相磨之聲也濟川呼兄弟共覘之良久其弟巨川厲聲呵之一聲小兒
跳上堦再聲入門三聲即欲上牀巨川呵罵轉急小兒曰阿母與兒乳巨川以掌擊

之隨掌墮地舉即在牀矣。騰趨之捷若猿狽。家人聞之意有非常。遂持刀棒而至。小兒又曰。河母與兒乳。家人以棒擊中之。小兒節節解散如星而復聚者數四。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遠。猶求乳。出郭四五里。擲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拋擲。跳躍自得。家人輩擁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懸巨石而沉諸河。餘日又來。左手攜囊。右手執斷索。趨馳戲弄如前。家人先備大木。鑿空其中如鼓。撲擁小兒於內。以大鐵葉冒其兩端而釘之。然後鐸一鐵。懸巨石流之大江。欲負趨出云謝以棺槨相送。自是更不復來。時貞元十七年。王氏見聞。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牀寢息。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於熾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焦灼。又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悶迷失音。有親吏隔驛牆。告諸招討使王宗傳。宗傳至。則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視之。衣裾纖毫不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會昌解頤錄。開元中。元自虛為汀州刺史。至郡。部衆官皆見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稱蕭老。一家數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廳堂。言訖而沒。自後凡有吉凶。蕭老必預報。無不應者。自虛剛正常不信之。而

家人每夜見怪異或見有人坐於簷上脚垂於地或見人兩兩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嬰兒問人乞食或有美人濃妝美服在月下言笑多擲磚瓦家人乃白自虛曰常聞厨後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虛怒殊不信忽一日蕭老謁自虛云今當遠訪親舊以數口為託言訖而去自虛以問老吏吏云常聞使宅堂後枯樹中有山魈自虛令積薪與樹齊縱火焚之聞樹中冤號之聲不可聽月餘蕭老歸縞素哀哭曰無何遠出委妻子於賊手今四海之內孑然一身當令公如之耳乃於衣帶解一小合大如彈丸擲之於地云速去速去自虛俯拾開之見一有小兒纔大如蠅自虛欲捉之遂跳於地已長數寸跳躑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門一家大小百餘人盡為所斃虎亦不見自虛亦一身而已集異記岐人于凝性嗜酒常往來邠涇間一日從故人飲酒涉旬乃返宿醒未愈令童僕先路以備休憩時孟夏麥野韶潤緩轡而行遙見道左嘉木美蔭因就焉至則繫馬藉草坐之未定忽見馬首南顧鼻息恐駭若有覩馬凝則隨向觀百步外有枯骨如雪箕踞於荒塚之上五體百骸咸具備眼皆通明背肋玲瓏枝節可數凝即跨馬稍前枯骨乃開口吹噓槁葉輕塵紛然自出上有鳥鳶紛飛嘲噪甚衆凝良久稍逼枯骨乃踈然挺立骨節絕

僕凝心憮馬亦驚走遂馳赴旅舍而先路童僕出迎相顧駭曰郎君神思一何慘悴凝即說之適有涇倅十餘巡行聞之皆曰豈有是哉洎逆旅少年輩集聚極衆凝即為導仍與衆約曰倘尚在當共碎之雖然恐不得見矣俄至其處而端坐如故或則咷噪畧不動搖彎弓發矢又無中者欲環之前進則亦相顧莫能先焉久之枯骸歛然自起徐徐南去日勢已晚衆各恐驚稍稍遂散凝亦鞭馬而迴遠望尚見烏鵲翔集逐去不散自後凝屢經其地及詢左右居人乃無復見者宣室志大曆中有呂生自上虞尉調集京師僑居於永崇里一夕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漸迫其榻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次夜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若有懼生又叱之遂沒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不除必為吾患明日命一劍置其榻下是夕復自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揕生生生遽覺通身凜然若霜被體又以劍亂揮俄為數狀舉袂而舞生劍揮不已又為十餘嫗各長寸許雖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一嫗謂書生曰吾將合為一矣若且觀之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為一嫗與始見者又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何怪而敢

撓生人不疾去。吾求方士將以神術制汝。嫗笑曰：「若有術士，吾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有。田氏子者，善符術，名聞長安。中生告之，田喜躍曰：「是我事也。」至夜，生與田俱坐於室。未幾，嫗果躍舞而來，至榻前。田生叱曰：「魅疾去！」嫗不顧。左右來去者久之，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為一嫗，甚小。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驚曰：「吾死乎？」嫗謂生曰：「吾比言不為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祟何如哉？」已又去。明日，或謂呂生宜於北隅發之。生如其言，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悟其嫗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阿修羅

大阿修羅王住須彌山北。大海水懸在宮上，為四風所持，身長二萬六千里。阿修羅九頭，頭有千眼，九百九十九手，八腳，踞海食淤泥及蘿生。一女端正挺特，帝釋娶以為妻。阿修羅帥諸鬼神與帝釋戰，而奪其女為帝釋所敗，入蘿孔中。阿修羅前世居海之濱，河水漂溺，隨流殆死，因發願：「我後世身形長大，一切深水無遇膝者。」以是因緣，得極大身，立大海中，身過須彌，手踞山頂下，觀恆利天宮。阿修羅以指覆月，天下晦冥，或覆日以晝為夜。所謂日月食也。山海經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

山

頭各自食
之物

人面蛇身自環而色青其頭歟所尼即為源澤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

訪其氣酷烈歸藏啓筮龍莫河圖謂蚩尤八股八趾銅頭鐵額兄弟八十人帥魑魅

百獸畏之也

歸藏啓筮龍莫河圖謂蚩尤八股八趾銅頭鐵額兄弟八十人帥魑魅

與黃帝戰於涿鹿齊梁間掘得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破神異經南方有人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衣縞帶以赤蛇繞其項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為食以霧為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黃文又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身長千里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西北海外有人長三千里二脚相去二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日飲天酒五斗名曰無路之人

三頭相噏

眉間尺仇楚逃之山道逢一客曰吾能為子報仇然須子之頭與子之劍尺與之頭客之楚獻玉王以餽賚其頭七日不爛自照視之客從後截王頭入鑊兩頭相噏客恐尺頭不勝自刎其頭入鑊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乃分其湯葬之名曰三頭塚拾遺記因堦國獻五足獸問使者是何變化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南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以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大風飄於海外化為五足獸則一指為足也既失兩手使傍人割裏肉以為兩臂宛然如舊